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
第六回 巨商破產接四連三 小鬼當家瞎三話四

卻說周子言週三，別過了崇茂錢莊的第一天接手的擋手杜筱岑，心裡一百二十分的高興，想道：氣運紅起來，只這樣的順溜。原想在陳少鶴身上哄個千兒八百的一票，夠了端午節的開支，也心滿意足了。到底還慮著方老頭兒從中作梗，少鶴也操不得全權。豈知老天方便，先給我調排開了，接續的又是這個杜筱岑。當日在花想容檯面上，凡他很像一個人，一臉的精明樣子。豈如今兒一看，也不是個上流東西——創業不足、破產有餘的一個人。是和陳少鶴朋同類也，「人以類聚、物以群分」一點不差。如今既是我交大運了，少不得要改個樣子。老底子那幾處玩慣的門戶，屏而不用。想到這兒，向身上一摸，摸出個皮夾子來，就在電燈底下打開來看，裡頭卻有五元的鈔票一張。三個英洋、二十來個角子。自言自語道：「大約有十元之譜。綽手有餘的了。仁壽裡可在眼前，「綺雲閣煙館」裡的老二，我心心念念，要去住它一回，看他兩腿兒肥的什麼似的，叫人看了怎的不動火呢！曾經去過抽過三、五趟阿片，探探住夜的價值，至不可少要「梅花」之數。還須加上小帳：兩隻煙錢，半夜點心、水果、小吃等項。少不了又是兩隻大洋。算算七、八塊洋錢玩一趟，委實捨不得。曾經和他商量，做兩不吃虧的方法——花兩隻洋關房門。他說不是野雞，做不到。好人家女兒，小老班娘娘認起真來，兩記「紹興大耳脖子」。（寄文不知所指。）今兒既有這幾塊在身上，落得闊一闊。明兒就面團團了。主意決定，便彎進了仁壽裡「綺雲閣」老二那裡去，開了個過夜燈，抽了一夜。須知這回所抽的，並不是阿片。（妙不可言）次日十二點鐘才得出來。身上只有一塊英洋，七、八個角子，便坐把車子來到寶善街「怠園煙館」（「怠」字妙極，具有深意）老主顧巧生堂裡開了個燈，巧生代燒著煙道：「周先生，今兒怎地這麼早？看來神氣不清，很乏的樣子。敢是在相好那裡快活哩？」週三伸了個欠，笑而不言。接著抽了兩口阿片，便笑說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『綺雲閣』裡的小老班娘娘著手了！」巧生「嗤」的一笑道：「哪一個嘎？老二呢，還是老三？」週三道：「自然是老二了！老三是丑來，倒貼我錢，還不高興哩。」巧生又「嗤」的一笑。週三道：「笑什麼？」巧生道：「小老班娘娘，誰和你說來？既是小老班娘娘，時小老班呢？」週三道：「小老班倒很得意。據說現在青海電報局裡，要賺到一百兩銀子一月哩。」巧生大笑道：「鬼也鬼也！……」週三忙問緣故。巧生道：「日後自知。——光景沒吃飯哩，去叫飯罷。」週三道：「也好。就對過『得和館』去叫一個生炒雞片、蝦球、腰片湯。三樣夠了嗎？」巧生笑道：「噲？周先生闊哉！不然，是老花樣——不是一碗清血湯，便是一客木樨飯。要不了一角洋錢的。」週三笑道：「別亂說！你須知道我三老班發了財了！」巧生笑著去叫了飯菜。吃罷，又添兩盒阿片，消磨了一會兒。

已三點鐘了，只見那些捐客，陸陸續續到來，頭裡都不開談買賣，盡著抽煙。只抽得煙霧騰天，雲霞匝地。差不多又是兩個鐘時間，那班捐客一個個蠕蠕作動，欠身而起，（精妙入神，吳道子無此神筆。）開談起生意經來。週三瞧著一個叫做王二夫的招招手，二夫促過來道：「子翁有何見論？」週三道：「墨其（同行暗號）長（長，便是漲也。）足了嗎？」二夫道：「長的十足，不過三天的市面，就要回了。（回，便是跌價也。）這一回，回下去，不要回到什麼地步哩。所以這兩天市面都沒了。大家觀著，曉得就在眼前大宗到來，立刻要回到頂底度數。因此手裡有貨的，要想出脫搶個鮮。只是沒有胃口（胃口，即買進也。）子翁若有時小胃口，兄弟還可以應酬。不過三、五十件罷了。」週三笑道：「你手裡有多少？」二夫皺著眉道：「說不得。這兩天我腸子都愁斷了，手裡有八千件哩。」週三道：「我通買。有時我還要。——八萬件也不嫌多。」二夫愕然道：「子翁說玩話？」週三正色道：「我何曾玩過來？銀子是現的。拿貨單來，立刻拿銀子去。」二夫驚疑不已，含糊著和別個商量道：「可知墨其有什麼信息嗎？看長有嗎？」一個道：「沒有長的道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我有計較在這兒，——週三要買，無非看長。索性加上兩三個長頭，打仗兒一起去唬他一唬，看他怎樣？」二夫道：「我做了十多年的生意了。細細想來，斷無長的道理。——看他神氣，極似大長而特長的樣子。倒決斷不來哩。」一個道：「坎坎你說急的要上吊，這會兒子有了這好機會，有甚商量？賣了就完了，賺了一票，也算濟運大好的了。又要癡心妄想到長的念頭上去了。」二夫一想，果然不錯。便自顧去和週三交易了。

那一個問那一個道：「怎地你也勸二夫賣去？倘使真的長起來，豈不是對不住他呢？」一個道：「你忒煞女人腔了！他今兒通賣了，也著實掘了一票哩。他手裡有七、八千呢，頭二萬弄進了，等他真的賣掉了，足見有穩長的消息。我們手裡雖沒有二夫這麼多，大可以放心，不到合資錢不賣。落得叫他給我們做一粒定心丸。他嫌多嫌少，干我們甚麼？」（算你晦氣）又一個著實佩服。這且擱過一邊。

且說王二夫聽了那一個的議論，著實不差。轉念道：「他既勸我賣掉時，他手裡又不過一、二百件，何不托我並賣了？只怕我有長的夢想。（真是夢想，夢想！並非「妄」字之訛）點了點頭，便對週三道：「那幾個朋友手裡真……真一件也沒了。我手裡的，也不能一起賣脫。子翁面上，讓三千件吧。不過價錢不能依現市的。」（二夫亦殊精練的，是此輩人口脛，作者何處學來？）週三笑道：「簡直些兒吧。我也不是糊塗蟲。（妙語如珠。）你有多少？通拿來。要甚價錢？盡管兒說。不過有一句話要和你說明白，煩勞你對眾朋友知照一聲，今兒是四月二十三，（忽點出日子，奇極！有了日子，便好查對，足見無一事沒來歷者。即如「怠園」明眼人一望而知，不過一個心橫了下去。）二十五的四鐘為限。在期限之內，有多少？要多少。價錢不論。只消說得出。要十兩銀子一件；二十兩銀子一件，說得出口，我就拿出銀子。限一點鐘之內，即期匯划到莊票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。」說著倒轉身，抽阿片煙了。（活現活現）那王二夫倒找不到是何秘訣。（我也不懂。何況你們）心上忐忑不定。摸擬了一會兒，道：「四兩銀子一件，你要時八千件一起買去。」週三道：「拿單子來看！」二夫便取出棧單，共有十來張。——看了數目，合攏來一點，不錯！恰正八千件。便道：「我去出票子。」說著匆匆而去。

那許多墨其捐客，並自己做點小貨的，不止十幾個。瞧著週三看過棧單匆匆而去。都一蜂上來，圍住了王二夫，七張八嘴的問道：「多少數目？」王二夫說了。便把限期一層也宣佈了。（或謂二夫是忠厚人，我謂二夫是乖覺人）大家也以謂詫異，議論紛紛，莫衷一是。內中一個姓牛的，忽然省得（省得的不姓牛姓了，牛省得甚麼？一笑。）道：「沒有道理的。週三光景合上了一個大資本家？想做一個海底槍筒的事業？」大家咸以為然。（一群牛）二夫沉吟了一會兒道：「未必是的。大凡做海底槍筒的人，一定特別的識見，非常的手段。若是現在九月間，或是來源還遠？……我便猜定了。你們想呢，現在是四月，來源就在目前，而且這宗來貨比尋常要多三、四倍。那裡做得到呢。」眾人想想，卻又不錯。這事其實作怪，現在一頓買去八千件，銀子三萬二千是真的。只見對面炕上一個人在那裡冷笑。二夫一看，不是同行朋友，卻是「上海日報館」改本地新聞的金先生。便道：「金先生是聰明人。做到主筆的，必定有特別的見識。倒詳詳這市面看。」金先生笑道：「『古吉魯輪』觸礁的。電報，不是今天各報都有嗎？」二夫道：「那是知道的。但是『古吉魯』並不是專運墨其的，不過帶裝著一千多件，與市面上九牛一毛，毫不干涉。」金先生又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知道週三是甚等樣人嘎？」眾人一想，恍然大悟，於是打仗兒應有盡有，只等週三到，一起賣給他。

恰正週三已到，拿出崇茂莊即期票五七張，合成三萬二千兩之數，交易已定。眾人公舉王二夫做代表和週三交易。週三心裡已想過：這事情做得拙了。在少鶴終算丟了三萬多銀子，然而究竟不是一文不值的，哪怕折到天盡頭去，兩萬銀子到底收得回來。不過一萬多點銀子——他也不要緊，我就不過摸了二千還不到的銀子，就做斷了這條路，不大合算。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便道：「一古腦兒，究竟還有多少？」二夫道：「盡在於此四千七百件。這點點通市面十有八九了。」週三點了點頭道：「怎地這般少？上海市面端的不興了。我想至不可少終有三萬件，才可以銷差，如今一半都不到，怎好呢？」二夫聽他自言自語，又是到死也懂不來的事。只見他又道：「我拜托你通市面，收一收看。有大票兒的，最好，省得一趟一趟的零碎做。今兒什麼時候了？打票子是來不及了。明兒一起算罷。不過這四千七百件，明兒短了一件，我不答應的！」又三十六張貨單，騰來倒去，翻了一陣，交給二夫道：「你去敲敲著實，不要到明兒多一句話。」二夫沉吟了一會兒，悄悄的對週三說道：「你肯加五錢銀子二件，通在我身上，

包管四千七百件，一件不短。」週三大為歡喜，一口應承。二夫便去和眾人只說老價錢，銀子明兒付清，貨單存在我處。如若不信，就把我的銀子算給你們。為因周老三忒利害，倘使明兒短了一件，要罰我一千銀子呢。眾人都道：「笑話了。我們還信不過你王二翁嗎？」說罷一蜂都散了。二夫也著實歡喜——不道又是二千幾百兩銀子外快。便回覆週三道：「敲著實了。一定明兒。向我一人說話就是了。」週三道：「你須叫個人出來保一保，（奇）若是短了一件，怎樣說話？我和你說一句知己話：你們都在夢裡，包不住明兒還有比我更大的胃口，更肯出重價的人出來呢？所以我的心都急碎了。你們做買賣，巴不得多賺一個是一個。我終不放心，只怕明兒等得我到來，四百七十件都沒了。並且我打不得早起，到得又遲。」王二夫吃週三說得六神無主，便道：「貨單你先拿去，終好了。」週三笑道：「無此情理。別和我說出外教話來。」二夫又道：「那末一張萬三千的存在你做保證，就是了。」週三道：「也好。待我寫張收條給你。」二夫道：「你出了收條，明明要我證據了。」週三笑道：「隨你大才的便。」二夫道：「我也彼此信得過你。也不用出收條，我也不寫證據了。」說罷，把三千張的那張莊票向煙盤裡一放，拱手自去。

週三便收好了，慌忙來到「海南春大菜館」，尋到六號房間，只見杜筱岑一個兒拿著一本洋版小本子出神的瞧著。週三忙招呼道：「筱翁，只怕等的不耐煩哩？」筱岑忙放了那本書，笑道：「還好，還好。也來的不久。」週三瞧那本書，原是一本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《江南鄉試闈墨》。（好笑）便道：「筱翁，真是實心辦事，一無假借的了。若是現今我們中國的大小官員，農、工、商、學界諸多人，也像筱翁這麼實心實力，志在必成的辦起來，還怕不振興嗎？」筱岑道：「不瞞三阿哥說，我也不過在這樣的事務，自己信得過自己，不作興放一點兒鬆。——若說除了這樣的事務呢，唯有抽大煙是認真不過的。譬如約朋友，約煙館裡，或是哪裡有大煙奉客的，只作興比約著的時間早兩個鐘頭已到了。不作興遲了一分鐘方才到來。若是丟過了『煙花』兩字，約個去處，譬如原約的禮拜一點鐘，最快禮拜二的一點鐘到來。還算著實不脫約。倘使懶待些兒，去年約的，今兒還沒曾赴約哩。」（形容絕倒，雖無其事，卻有是意。目下煙禁，雖不甚力，尚不曾罷休。然而煙禁的結果是否完全，吾不敢說。）週三笑道：「那是言之過甚哩。」

閒話休題，且把請客票來寫。筱岑道：「我想索性去請田家姊妹花來，你看好嗎？」週三瞧了一瞧時計道：「七點還欠五分，不過跳加官罷哩。她們倆個頂早要十點後上台哩。去請請看，作興月峰倒肯來的。我代你寫。」筱岑忙道：「使不得！須得我自己寫，筆氣不落俗套。可知生意人的字和唸書人的字截然不同，顯而易見的很。我並非亂道，別的假充斯文，原來全本滑頭。唯有幾個書法，休說借一名舉人做門面，倒委曲了。其實鼎甲都有意思，我的筆姿純乎『天公先生』的一路。我寫字落了『天公先生』的名款。好叫『天公先生』自己也認不真。」週三連忙把筆放下。筱岑便磨得墨濃、蘸得筆飽，一揮而就。寫的是：

飛請

小峰 月峰 兩位藝員速駕福州路中市、海南春西餐館第六號請賞異味，藉聆。

雅教，謹此仰攀，伏祈。

俯就，萬勿推卻，不勝雀躍之至，專誠敬叩玉安。企候

寵臨。是幸。

職生杜寂嘯岑氏頓首

週三先生在座

週三瞧著筱岑一路寫，一路沒口兒的喝采道：「噫！好嗎！銀鉤鐵畫。硬——硬——硬得不得了！噫，噫噫噫……好嗎？筆走龍蛇飛舞得很，蒼古得很。噫，噫噫，噫噫噫！」筱岑寫罷，擲筆狂笑道：「如何？……豈是代得筆的嗎？」週三又道：「噫！不得了！寫得出神入化，而且句語也不比尋常。好個『仰攀』，好個『俯就』。」筱岑長歎一聲道：「冤哉，枉也！好處何嘗在『仰攀』『俯就』之間哉？所以之最神是在『雀躍』者也。而『雀躍』一聯，最得乎神者也！」（妙妙！如何形容出來。）反覆讀了兩三遍，搖頭擺尾，奇形怪狀，實在描寫不來。也是沒法兒想的事。週三瞧了一會兒，又道：「這『職生』兩字作什麼解？敢是職員的意思嗎？」筱岑含著一臉的喜容，把身子東歪西扯了一陣，聳肩擁鼻的道：（說實在，描寫不來，真真客氣了。讀來已覺有一個活現的杜筱岑在字裡行間，「搖擺」兩字，化作「東歪西扯」了一會兒，絕妙！）「然而非也。（「然而」兩字，其實用不著。恰恰假斯文口脛）職生者，舉人之謂也。」週三忙道：「承教，承教——。這麼著交代細崽請去，別延待了。」於是把叫人鐘一按，便「唧靈靈……」的走響。細崽應聲而至。週三昂然道：「快去請來。」細崽忙接了請客票一看道：「老班，小峰、月峰現在十九號裡三層樓上。」筱岑忙道：「單是姊妹倆嗎？」細崽道：「不只呢，大約十三、五個哩。」筱岑道：「多是女客嗎？」細崽道：「男的多些。光景是京裡出來的官場中人。」筱岑沒了主意。是請的好，還是不請的好？瞪瞪的瞧著週三。週三道：「自然去請的。雖則她們不是婊子。然而終竟是唱戲的。和婊子卻是朋同類也。怎好說是好人家的女孩兒？大人家的千金小姐？並且現兒上海，似乎不大作興。京城裡是名分應條子的。就是從前譬如謝家班、林家班、鮑家班、張家班……，哪一個不出局的嗎？」筱岑道：「終竟三阿哥熟悉『花叢掌故』。」

正說得高興，忽見一個人探了一探頭，直衝進來。筱岑忙道：「咦！梅生，巧極哉！」梅生道：「這裡來談一句。」便看到陽台上噉噉喳喳了兩三句，只扣得筱岑大有慌張之狀。道：「……真嗎？」梅生道：「我是在那邊來呀！」筱岑一跺腳道：「死的成哩！」不知是何急事，且聽下文分解。